



国庆节前，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的重点活动长江讲坛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主讲《长江文化保护性传承与创新发展》。作为国内最早关注长江文化的学者之一，贺云翱与读者们分享：创造与革新的基因传承在长江流域。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这里的先民们就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贺云翱指出，长江流域是中华农业文明即“农业革命”起源阶段的重要一极，是“城市革命”最初发生地，是中华“国家”文明最早诞生的地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开创，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到红色文化的诞生，都首先出现在长江流域。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践的战略区、引领性区域。

历史学家贺云翱解读长江文化 这里有不断焕新的基因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博雪

大河灌溉出没有断代的文明

作为历史学家，贺云翱首先给读者们展示了与长江有关的地图。长江从西到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几大地理单元，全域河网密集，拥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沿着长江还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重要湖泊。长江贯通名川大湖，形成一个十分巨大的自然与人文区域。

大河孕育文明。贺云翱表示，四大文明古国皆在大河之畔，中华文明进程得以未曾中断，地理和“天道”的答案首先在于河流。从地图上看，尼罗河、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与恒河，它们基本是南北流向，而长江与黄河是东西流向。由于地球运动和太阳运动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到大地不同经纬度所经区域的气候及水热条件，南北流向的大河及其流域对于物产的孕育及人文的分布，受光照与气候的影响而产生很大差异，容易导致文明的分解，相对而言，东西流向的河流对于物产的孕育是恒定充足的，相对统一的自然板块也能够成就巨大的文明板块。长江大约在北纬30度至32度之间，流域绝大部分处于水热资源配合良好的湿润地区，从而形成深厚的长江文明板块。黄河流经北纬40度线左右的黄金种植和游牧地带，也形成了巨型的黄河文明板块。长江与黄河纬度不同、气候不同，导致了农业及其他文化特质的不同，两者形成了互补和支撑，从物质层面保障了中华文明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长江文化的宏阔气象，离不开千万年的深厚积淀。贺云翱为读者们从时间维度做了梳理：
——长江流域发现过约200万年前的龙骨坡遗址及“巫山人”化石、安徽繁昌“人字洞”石器、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等。从直立人到智人化石，长江流域都有发现，序列清晰。
——数千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庄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交相辉映。
——两周之际，形成巴蜀、荆楚和吴越三大文化圈。
——至秦汉时，楚文化参与了统一国家建构，南北区域的共同发展推动长江文化在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奠定了其规模和内核。

——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宋室南迁的历史人口和文化变迁，我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文化资源持续向南方集聚，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外，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步入近代，工商文化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原始石器文化到现代工商文化一脉相承，长江文化记录了中华文化的一次次巨变和连续发展，从而结出灿烂的文明硕果。
从空间跨度看，长江流经11个省区市，青藏地区的羌藏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交汇融合、互联互通，最终汇集为兼容并蓄、意蕴深厚、气势磅礴的长江文化，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融会贯通的文化聚集带。可以说，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武汉商代盘龙城遗址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结合点”

历史发展到5000年前左右，世界上几个大河流域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文明。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的标志性遗存。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文明中心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夏王朝的出现为标志。进入商王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地位重新崛起。整个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因盛产铜、锡原料而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贺云翱举例说道，处于武汉郊区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是与中原王朝控制长江流域铜、锡资源有关的重要遗存，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结合点”。

秦的统一，使得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体化发展，共同成为华夏文明中的核心内容。“楚人”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等等都因“汉水”上游的“汉中”及西汉而得名，而汉文化体系中更是包容着大量楚文化要素。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就源自诞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

长江流域攀登更高的文化高峰是从汉唐之间的六朝时代开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多次战乱，长江成为阻挡北方胡马南下，保护中原百万南渡人士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险，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发展。晋元帝说过：“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把浙东平原一带比喻为曾是膏腴之地的周汉立都之地关中沃野。广州出土东晋砖铭也有“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余吴土，盛且丰”的记载。

隋唐统一和秦汉统一最大的不同，就是长江流域的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谓长江下游区域是“苗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胜地。韩愈则说“当今赋税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即占有十分之九的地位。到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的格局便大体定型。

据国内外史学家研究，两宋时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总量折算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

达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人均400美元，民间经济之富庶繁荣程度远超盛唐，故而大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两宋之际，中原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南下，中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长江一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之地，南宋时期形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

元代的长江流域，棉种植业和棉纺织业都堪称发达，景德镇成为中国及世界的“瓷都”。明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南京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此时的南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上海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明末，汉口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又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动接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

贺云翱说，一个区域，如果只有经济，没有文化，其经济也不可能持久，只有让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螺旋上升，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明清时代的长江流域正体现出这种态势。

贺云翱表示，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生态文明”先行区，从“新质生产力”到“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又要创新发展不停步，引领全国作贡献。这就是长江和长江文化的现代使命。

经济繁盛背后隐藏着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

文化是人的本质，而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精神文化，一切创新都是以人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先导。明清时代，长江流域已经是人才渊薮。位于南京的国子监，一度学生规模达到9000多人；“江南贡院”作为长江下游科举重地，走出过大批的封建国家治国人才；苏州则成为“状元之乡”。

美国学者马麦可认为，15—18世纪，苏州儒、商结合的社会精英分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特创造能力，他们能通过诗礼传家、科举考试等途径，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影响整个江南乃至明代中国。

贺云翱解读，从更大的范围而言，明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的高位，其背后隐藏的是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如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苏州、徽州、绍兴等城市为中心，形成

了一个江南文化圈，由教育、思想、科举、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文化要素组成，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文化高峰，许多文化成就一直影响到清代乃至近现代。

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良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王夫之的启蒙之学，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的湖湘学派等。其中湖湘学派起于两宋，到清末清初以船山先生为代表，形成名家层出的态势，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魏源、陶澍、贺长龄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展现了该学派经世务实、爱国体民的优良传统。

诸多讲求实学的著作在长江流域诞



写一写这些伟大而生趣盎然的灵魂

鲁奖得主张执浩推新著《传告后人》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农新翰

近日，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张执浩的最新诗歌随笔集《传告后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作者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一部力作。全书以史为经，以诗为纬，围绕功名、漫游、社交、友谊、传播、登高、悲秋、风骨、雅趣、苦吟等15个关键词，集中描述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

张执浩在接受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5年前就有想法写这本书，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动笔，直到今年上半年完稿。“动念写一写这群（古代诗人）伟大而生趣盎然的灵魂，是我近五年来最想做的工作。尽管我深知，我的才识并不足以支撑我的愿望，但每写出一篇哪怕一个段落，我就感觉距离他们更近了一步。我渴望通过触摸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聆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

张执浩表示，《传告后人》并非单纯对古典诗词的鉴赏，更是对古代诗人命运的一种回望。“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杜甫之所以是杜甫，就是通过诗歌呈现出来的，藏在诗歌背后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

作为一位当代诗人，张执浩在武汉黄鹤楼下写诗三十年，他时常与曾在荆楚大地上留下诗篇的古代诗人“对视”，在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焦虑的同时，也使他与先辈诗人在精神上密切相连。“他们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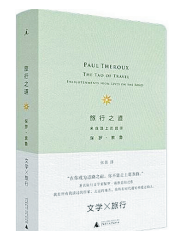
成为经典，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我们一直想说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也正因此，张执浩才试图通过《传告后人》找寻中国当代诗歌与古代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书中，他从一位当代诗人的视角出发，追溯每一个中国人的诗学生命源头，求家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抵达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呈现一个个独立丰满的人格，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

“诗歌永远是距离我们的心灵世界最近的一个东西，但同时也是最遥远。如何培育内心中的诗意生长的空间、土壤，非常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需要一种审美的重新认知。”张执浩认为，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日常生活，仍有古典诗词的影子在反反复复闪现，各种文学母题都能够在古代诗歌中找到缘起，当代写作者应当从古典诗词中找到我们民族的语言和基因。

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认为，《传告后人》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史诗合一”，作者的写作基于诗歌，从古典诗歌出发，而后把诗歌放在一个广博的世界上，放在了历史的关节处；其二是“温良体恤”，作者以当代诗人的眼光回望古代诗人，站在自己写诗的困惑之中开始梳理，因此，他是如此恳切地去理解每一位古代诗人，本能地对诗人、对诗歌创作本身展现出一种体恤和怜悯，这在诗学家中是罕见的。



纸上旅行之“道” 带给生活的快意

□ 施崇伟

旅行爱好者对于保罗·索鲁多不陌生，这个一生酷爱搭乘火车旅行的美国人，在全球各地游历五十余年，足迹遍布非洲、美洲、大洋洲、亚洲等。他搭乘火车，四处游荡，四海为家，“因为在火车上可以自由地行走，所以才无拘无束——在火车上，陌生人不仅是最好的谈话对象，也是最好的倾听者。”他以撰写旅行故事为生，刻薄、尖锐，对世人的嘲讽和挖苦随处可见。许多听过他讲述旅行故事的人，对其又爱又恨，爱的是他的真实，恨的也是他的真实。

《旅行之道：来自路上的启示》就是这个神奇旅行家数十年漫游全球后，将自己读过、写过的有关旅行的哲思、洞见与智慧箴言汇集为这本“文学爱好者旅行指南”。全书浓缩在27个主题章节之下，每一章讨论一个问题，如铁路旅行的乐趣、旅行者随身携带的书籍、孤身旅行、旅行者花费的时间等，通过他自己和其他旅行者的看法和观点，揭示旅行的真谛。

有媒体如此评价这本书：“和索鲁一起旅行可能会让人头疼，他足智多谋、勇敢无畏、不知疲倦，与此同时又暴躁、矛盾、固执己见。但听他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人能让你废寝忘食。”读《旅行之道：来自路上的启示》这本和绿皮火车一个色调的书，随他一起相遇塞缪尔·约翰逊、斯蒂文森、海明威、亨利·詹姆斯、D. H. 劳伦斯、列维·斯特劳斯、纪德、纳博科夫……听诸多伟大的探险家和旅行家激励人心的故事，看大师们在去往异国他乡的路上，如何不断触及广阔幽微的风景与参差多态的人生。他们萃取异域视野下陌生的经验，由此探索着人类生存与思考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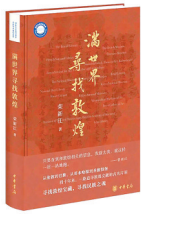
《旅行之道》的“旅游之道”，保罗·索鲁总结了十条：离开家，独自上路，轻装旅行，带上纸质地图，避免搭乘飞机，陆路穿

过国与国的边境，坚持写日记，读和目的地无关的小说，如果非要带手机也要尽量避免使用，交个本地朋友。简洁而明了，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效仿。

《旅行之道》亦是“文学之道”。最好的文学爱好者往往是旅行者，他们拥有相似的好奇心与想象力：翻开书页的那一刻，我们便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那条唯一的道路；出发的一瞬间，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保罗·索鲁就是这样，他一路走来一路写，直到把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变成他笔下的文字，进而衍生出一个最具索鲁气质的结论：“最热情的旅行者也是热爱阅读和写作的人”。《旅行之道》记录的旅行家，也是声名赫赫的文学家。每一位成功的作家在他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曾经背起行囊，游历四方，将故乡远远地抛在身后，让自己化身为漫长旅途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相比沉闷安静的书房，喧嚣嘈杂的旅途才是孕育作家的摇篮。

《旅行之道》还蕴含了“人生之道”。对于索鲁，旅行的意义永远大于世间一切。正是这种对意义的追索，驱使他年复一年背起行囊，走在通往异乡的路上。旅行之道是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的终生学习。“旅行包含着重新塑造自我的奇妙可能；你也许会发现一处可爱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再也不用回家。”这场学习之旅是行万里路、遇无数人的人生之旅。书中罗列的各类旅行家，同时也是作家，他们对旅行的不同看法，或不屑，或咒骂，或赞扬，亦或虚构，或如实记录，他们在旅行的途中，灵魂超越了肉身，可以变成任何人，享受并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旅行，就是一场内心之旅，颠覆了现有人生。

沿着纸上旅行之“道”，让灵魂看到不同的风景，穿越不同的人生，感受旅行与文学带给生活的快意。



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

出版社：中华书局

1984年9月，荣新江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的阶段，作为北大历史系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交换学生，前往欧洲，开启了他寻访的历程。1985年他用了两个月时间，从伦敦到巴黎，从汉堡到东西柏林，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摩，走访欧洲所藏。1990—1991年，又集中寻访日本京都、奈良、天理、东京等地所藏，并重访伦敦、巴黎，勇闯列宁格勒。1996—1997年，他用三个月时间，通检柏林所藏“吐鲁番收藏品”，又走访美国东海岸各地所藏，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波士顿、大都会、弗利尔各美术馆、国会图

书馆等。此后利用各种机缘，寻访国内外所藏，往往在一次学术会议之后，他会停留几天，在看似不经意中，浏览了敦煌、吐鲁番、库车、于阗各地新出文书，又不时钻进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浙江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收藏地的库房或阅览室，搜寻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藏。

本书记述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在全球搜集和研究稀见敦煌文献的艰辛考察经历，梳理了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就，展现了敦煌学学者的使命追求和励志精神。

书评

书评

荐读